



國史纂論

八

U 4
4250
8





門伊4  
號4250  
卷10-8

大正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磯貝靜山氏贈

國史纂論卷之八

長門 山縣禎 編

應永二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源義持殺弟義嗣。初  
義滿鍾愛義嗣。欲令義持讓職。累官至大納言。會義  
滿薨。不得嗣職。怏怏不樂。及上杉氏憲構亂。鎌倉叛  
其主源持氏。潛與之通謀。既而事泄。亡命為僧。義持  
遣人索捕。幽之於林光院。至是殺之。  
永井定宗曰。古人立子。以長不以幼。弟雖有功。不  
敢先於兄。古今之通義也。況於無功乎。義滿溺私。



國史纂論 卷之八



國史纂言 卷之八  
愛使弟勢踰兄縱驕之以至是義嗣之反逆義持之殘忍實由義滿失親愛之道如義滿可謂啓禍端者矣

禎曰自古人情多鍾愛季子於是乎寵過嫡長漸釀僭奢遂使兄弟不相容其勢至於必相殘害而後已如鄭武姜之於叔段衛莊公之於州吁其寵之適所以禍之也故聖人明嫡庶長幼之分垂少陵長庶匹嫡之戒其旨深矣

初後小松帝時筑紫商賈肥富歸自明陳兩國通信

之利於是義滿以肥富為使始通信書明主允收使僧天倫來終義滿之世聘使往來不絕應永二十六年明使復來義持使僧西堂諭之曰曩者我先君惑肥富之言猥通外國自後神人不和雨暘失序先君亦尋即世遺命誓諸神祇永絕外國之通問去歲既諭以此意而今使者至蓋前諭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實我所不知也當命沿海之吏禁止之使者請見義持辭曰隣國通好而安邊利民非不欲也然而寡人所以不肯接使臣者抑亦有說焉



國史纂言 卷之八  
先君得病卜之曰諸神降譴神又憑人曰我國自古以來未嘗稱臣外國比者違前聖之制受封爵而弗却所以致疾也於是先君大懼誓於明神以無受外國使命使子孫固守遺命其後行人至寡人未以前言論使臣故不得已而見之及使臣歸使僧堅中諭此意不知未達乎去歲使人復來亦使僧等特諭之今使臣歸國宜以此意達爾主矣往昔元兵百萬來寇溺死海上豈直人力哉蓋亦神助也今聞將以使命不通為辭用兵來伐因使我高深城池我固不要

高城深池除道而待之而已來書又曰使臣之至拘留殺戮聽所為噫是何言也吾只要彼此不往來各保封疆民至老死而不相知不亦可乎

禎曰嚮者義滿稱臣明國受其封爵以為榮是貽臭千古者也義持絕其通好却其使人辭嚴理直得待外國之體可謂雪前世之辱者矣

永享元年秋九月源義教捕楠光正殺之光正稱五郎左衛門削髮稱常泉潛匿南都會義教至南都光正欲伺間狙擊之至是被收臨刑從容作詩歌觀者



國身集言 卷之八  
三  
歎惜

禎曰光正未詳其父祖然楠氏之族則必於廷尉有系屬矣嗚呼楠侯精忠義烈至子至孫若兄若弟相貫如一何其盛哉自古盛德之士父子相繼者鮮矣况闔族數世不變其節如楠氏實曠古之所罕足以為我大東之光輝矣  
永享四年源義教遣使于明其書曰欽惟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業三邊乂安勛華繼體從昔所希宣光中興不圖復覩貢茅不入固緣弊邑多虞行李往來

願復治朝舊典是以謹使某人觀國光伏獻方物五年明主遣內官雷春等報聘

青山延于曰義持遵奉遺命絕明通聘辭義嚴正有足稱者也而義教又遣使通聘不啻負其父遺命寔失國體其後義政效尤卑屈稱臣抑又甚巖垣松苗曰義教失禮於本朝而私遣使于明尊敬外國如此其昧義理深可慨歎噫為將相者可無學術乎

禎曰當是時遺外國書翰皆命緇流而緇徒不辨



國體務自卑屈以取辱於外國然亦為上者不學無術之過也至如義政贈明主書稱臣且用彼年號則又滋甚矣

初大將軍義持以其子義量死無嗣約以源持氏東關領管為嗣及義持薨而管領畠山滿家等忌持氏難制更議所立詣石清水祠探籌遂奉僧義圓弟義持立之義圓還俗名義宣後更義教持氏由是意懷不平與義教有隙永享八年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與村上賴清爭封疆義教遣兵討村上持氏將出師援之執

事上杉憲實諫曰守護將軍所置而出兵擊之此叛將軍也不納九年持氏命上杉憲直伐小笠原氏鎌倉流言持氏令憲直討憲實憲實家兵聞之來集持氏乃往憲實家諭之令憲直父子屏居又以一色直兼毀憲實逐之十年六月持氏將冠其子賢王曰我將循曩祖義家故事加冠於八幡祠憲實曰宜遣使京師請名於將府持氏不聽遂冠賢王於鶴岡祠名曰義久託慶冠禮徵兵諸國鎌倉傳言謀因憲實入賀殺之憲實稱疾不出憲實家老長尾芳傳等主講



和千葉胤直上杉持朝亦諫罷兵持氏不納憲實歎  
曰我何罪欲必殺之唯自殺可以明志耳乃抽刀欲  
自殺衆趣持奪之因勸憲實使就國遂奔上野持氏  
兵追之衆欲戰憲實不可持氏自將兵出陣武藏高  
安寺留三浦時高守鎌倉於是義教奏請討持氏詔  
許之乃遣上杉教朝上杉時房東征坂東將士多叛  
持氏三浦時高亦叛而放火於鎌倉憲實出陣分倍  
持氏兵連敗乃引還鎌倉入永安寺剔髮曰道繼憲  
實遣使京師請宥持氏十一年春義教命憲實殺持

氏憲實請令義久襲職義教不聽上杉持朝千葉胤  
直率兵圍永安寺持氏父子及叔父滿定皆自殺憲  
實召弟清方於越後襲己職剔髮號長棟夏六月詣  
長春院拜持氏影垂泣曰臣無他心天實監之乃挺  
刀剗腹爲其臣所持不果輿而還家既而創愈遁藤  
澤

永井定宗曰憲實爲昏主盡忠始終不渝雖諫不  
聽枉受譴責然不敢怨自引咎將自殺者數矣雖  
古忠義之人孰能出其右哉惜乎先使持氏爲賢



主憲實輔佐之則國家又安亂由何起哉持氏昏闇追放諫臣姦邪得志使持氏長惡重不義家亡國破流污黷於千歲豈不哀哉

青山延子曰方憲實之諫持氏也君臣之際嫌隙稍生及其釁端已啓欲自殺以明其志何其烈也然原其終始所為權謀詭計有不可掩者矣蓋其稱兵抗君恐其臣之叛已陽為窘迫就死之態以激勵其臣而已不然匹夫匹婦猶能引決憲實而不能死乎足以知其伏刃之非本志也此豈古人

所謂欲蓋彌彰者歟

禎曰持氏驕慢不軌信讒邪嫉諫輔將殺之而後已也其亡身滅家固宜矣憲實屢諫其君將納之於軌度不可謂不愛君也然其恃權依勢擁兵以抗其君失臣道亦甚矣若以古忠義之人擬之則過也而如義教命憲實殺持氏則是使臣弑其君也其所令如此他日不免弑逆之禍不亦宜乎憲實好學其在職也撫民愛士大得人心其邑下野足利有學校傳言小野篁之所創衰廢歲久憲實繕



國史纂言 卷之八  
修之為置土田以養生徒。又購書籍以充之。以故生徒日盛。當干戈騷擾之時。藝文掃地而足利之學校。獨著天下。

青山延于曰。憲實才略絕人。向使持氏用之。則其所為必有可觀者也。惜乎持氏暗劣。不能用其計。遂使之激成禍亂。憲實之叛。雖出於窘迫。不獲已之策。然其舉兵據國。何以免不臣之罪哉。然其修黌舍興文學。其功亦不可廢。五代時。馮道鏤板五經。天下偉其功。論憲實者。不以人廢其功。可也。

嘉吉元年夏六月。赤松滿祐弒大將軍源義教。時赤松貞村得寵。義教欲以滿祐所領播備美三州與貞村。滿祐子教康以告滿祐。滿祐忿恚。稱病不出。會鎌倉平。諸將各饗義教於其家。而慶焉。教康亦請義教而饗之。設雜樂。伏兵宴酣。伏起而弒之。教康與滿祐火其第。奔播磨。

禎曰。義教嘗殺一色義範。土岐持賴也。天下以為冤。世傳義教屢夢二人為祟。至是又臨水見二人。影心甚惡之。遂遭害。此言雖未足必信也。而如其



國史纂言 卷之八  
殺義範而奪其妻暴亦甚矣。且如殺持氏而及其幼子，究索其弟義昭而必殺之，亦何殘忍也。天道好還，則好殺之報，雖有遲速，緩急必不可得遁，亦有其理焉耳。

嘉吉三年九月丙寅，藤原有光反，犯闕。帝避亂于左大臣藤原房嗣第。初，有光為院執事，及後花園帝嗣位，得罪禁錮，既而逃亡。時南朝皇族為萬壽寺僧，稱金藏主，有光擁立之，稱帝。欲再興南朝，議曰：無三神器，則不可成帝業也。於是夜率兵入禁中，縱火殺掠。

帝幸房嗣第，賊取神璽寶劍而去。遂據延曆寺，移檄集兵。戊辰遣兵討之，誅有光及金藏主。賊徒棄寶劍於清水寺後門，僧徒獲而上之。唯神璽為賊奪去。時廷臣坐之見誅者甚衆。

禎曰：壽永中，安德帝之蒙塵也。後白河法皇立，後鳥羽帝於京師，是國有二王也。後醍醐帝之播遷也。北條高時立，光嚴帝足利尊氏立，光明帝是皆倣尤者也。自此之後，南北日尋干戈，戰爭不已者數世。弘和、中、南北始講和，皇統歸。



於一而後天下定矣。雖然爾來有奉小倉宮後龜山帝而作亂者。有謀盜神器以興南朝者。州郡所在。往往集兵以圖不軌者。皆以興南朝為名。自尊氏立二帝以啓爭端。其禍蔓延於天下。後世如此。蓋後白河法皇作俑。而高時尊氏倣尤。其罪不亦大乎。

寶德元年春正月。大將軍源義政以源持氏子成氏小名永壽王為鎌倉管領。上杉房定輔翼之上。杉憲實聞之。不自安。剔髮為僧。巡行諸國。其少子龍若尚幼。在

伊豆民家。義政使其家臣長尾景仲輔之。居山内。改名憲忠。襲執事職。時上杉顯房居扇谷。太田資清輔之。於是景仲資清頗擅威權。享德二年。景仲資清作亂於鎌倉。襲成氏。成氏奔江島。景仲資清追躡。至由井濱。千葉胤直。小田持家等擊破之。景仲等退還。憲忠素不與謀。聞之大驚。亦逃七澤山。時憲忠叔父道悅居駿河。來見成氏。為分疏之。成氏還鎌倉。義政遣僧龍西堂和解之。於是憲忠亦還鎌倉。三年冬。成氏與結城成朝里見義實謀襲憲忠而殺之。



青山延于曰。長尾景仲。上杉氏之謀臣。以智略見稱于世。然觀其佐憲忠。叛成氏。蓋其意欲使之行篡奪也。自是關東大亂。禍及數世。夫戰國權謀之士。唯譎詐之務。而不知大義。斯亂之所以益長也。若景仲者。真可謂傾危之士也。

初。畠山持國後稱德本無子。以弟持富為嗣。後生子義就。遂以為嗣。任伊豫守。於是家臣樹私黨。欲立持富子。政長為嗣。細川勝元素助政長。政長竊出匿於勝元家。山名持豐後稱宗全亦黨政長。享德三年秋八月。義就

欲攻政長。為防戰備。義政令諸將率兵衛室町邸。政長夜縱兵火。近邑攻持國家。持國避難。從弟義忠家。義就奔山名教之家。教之不內。遂投遊佐國助家。翌日火其宅。奔伊賀。持國移居建仁寺西來院。政長黨遣兵迎持國。歸其第。勝元等請令政長嗣家。義政許之。康正元年春三月。持國卒。畠山義忠請召還義就。義政許之。義就遂還京師。政長出奔大和。青山延于曰。畠山持國既立其弟為嗣。而又立其子。此啓爭端者。持國也。義政宜裁其是非曲直。以



正典刑而依違鶻突。苟從其請以成其私心。此啓亂階者。義政也。請嘗論之。夫持富既襲本宗。則承嫡統者。政長也。而持國舍嫡而立庶。義政之從其請。固非也。方義就之走也。義政使政長襲本宗。既而又召還義就。此非啓亂歟。且觀其終始所為。黜陟出於喜怒。昇沈係於呼吸。是非貿亂。皂白顛倒。使天下之人不知所適從。自後立義視而又欲立其子。竟致應仁之亂。宜矣。

寬正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兩日並出。二月地大震。時

比年水旱。加以兵革。天下凶荒。道殣相望。而義政大營第宅。窮極靡麗。令四方輦致奇樹巨石。民疲其役。帝後花園聞而憂之。賦詩賜義政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為誰肥。義政為之罷役。

禎曰。當是時。天下之政權全歸將府。而武將不知為政。天變人害。漫不之省。極奢疲民。而日速衰亂焉。天子有憂民之志。而權移既久。拱手不能復有為矣。事理顛倒如此。又將如之何。抑亦天哉。



應仁元年。山名宗全。細川勝元。構兵。各聚其黨於京師。攝津河內和泉土佐讚岐阿波淡路參河紀伊越中隱岐。出雲飛驒播磨備前美作安藝若狹之兵。十六萬餘。屬勝元。但馬備前備後伯耆因幡石見美濃尾張遠江伊勢大和近江周防長門之兵。十一萬餘。屬宗全。勝元陣東京。宗全陣西京。日日交戰。互有勝敗。自此數年。京師為戎馬之衢。公卿第宅。京城內外人家。神祠佛宇。皆罹兵火。朝廷諸家舊記。亦多灰燼。搢紳避亂逃散。朝廷衰替。自古未有也。諸州其黨亦

各起兵相攻擊。文明五年。勝元宗全相尋病死。其黨猶在京相鬪。天朝幕府命令不行。

賴襄曰。足利氏之封建子弟舊臣也。不知制本末。輕重之勢。是以纔能偽定一時。而反者如蝟毛而起。至其中葉以後。天下禽奔獸遁。不可復制也。所謂尾大不掉者也。如彼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之以權柄之要。是奚異傅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也。然其為之者有故焉。彼其初計奪王



家中興之業故濫賞侈封務充其欲不復計其後以苟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可裁抑一有所問裂眦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人民餌天下之豪俊而不能掣之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為苟且獲竊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也

禎曰視足利尊氏父子兄弟之間或背或合唯利之視知有一身而不復知有父子兄弟矣是以子

孫相承親親恩薄視骨肉猶仇讎也而群臣亦倣之天下滔滔無復倫理以馴致應仁之亂干戈日尋狺狺相鬪人皆化為虎狼豈不悲哉

義政造第於東山居焉勅賜號東山殿使狩野祐清畫瀟湘八景於殿內命五山僧徒題詩於其上集古器名畫屢設茗宴以遣世慮茶人周光之徒尤見親近自是之後茶事盛行云

源君美曰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伊訓云敢有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平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誠哉此言。人主有一于身。足以亡邦家。况義政兼備。而盡有之乎。當是時。天下大亂。足利氏竟以亡。是非天為孽。自為孽。不可逭者也。而今人不知儆尤之戒。尚有慕其風者。何耶。

青山延于曰。在昔唐陸羽。以好茶聞于世。自是之

後。高人逸士。遺世絕俗。肆志山林者。往往愛賞。不置。然未有王公大人好之者也。至本朝源義政。留意茶事。而茶人周光之徒。迎合其好。初意出竒。自後。轉相倣倣。遂有茶家者流。至豐臣秀吉。尤好之。於是乎宗易之徒。益加文飾。茗飲甚盛。至今王公大人。競相尚慕。一器之微。至費千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夫古之好茶者。清簡寡欲。脫略世務。以為方外之遊。而今之諸侯。驕奢多欲。蕩盡貲財。以供無用之事。茗飲之為害。吁亦甚矣。義政暗懦。為強



臣所牽制退隱東山優游玩愒以泄其不平之意而至于流毒後世為人君者可不以為戒哉

文明十八年秋八月上杉定政殺其執事太田資長

道灌稱初定政以封地狹小常屬顯定山内上及資

長相之内脩國政外總軍旅撫民愛物將士畏服兵

威日彊顯定忌資長欲除之使人為間定政信之至

是召資長于糟谷殺之資長臨死作和歌聞者哀焉

青山延子曰孟子有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古人君以讒間殺其臣未

有不危其國者也故子玉死而楚國弱伍奢死而

吳王亡檀道濟死而劉氏衰斛律光死而隋室傾

岳飛死而宋師燼允此數君者皆自破其干城以

資敵國不徒取笑一時亦足以亡其身而危其國

也上杉定政任用資長國富兵彊威震關東及一

旦聽讒殺之人心瓦解疆土日蹙卒為北條氏所

并此理之必然何足怪哉

延德二年春正月大將軍源義政薨

賴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志者矣以八歲童子



為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為廣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窮極奢靡。至花亭之費。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值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橫斂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

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槩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牴牾。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己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而讓職之明年。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義政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



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民養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旦然况代天子宰天下者乎奪民所以生活以資己逸樂而有不亂哉

禎曰王室之失道自白河鳥羽至于後白河而極矣於是權歸將門祿去王室將門為政二百餘年足利氏無道至于義政而極矣於是祿亦去將門威權下移英雄割據天下力爭以至于亡矣自古有邦家者未嘗有不失道而亡之者也前

非鑒往蹟昭昭乎後之人主宜讀史而留意於此警懼修省以防亂於未萌也

延德三年夏四月足利茶茶丸弑其父政知初政知有二子長茶茶丸次義遐義遐後妻所生也政知鍾愛之欲立為嗣錮茶茶丸於別室令人守之茶茶丸伺守者怠潛出幽室刺殺繼母遂率其黨攻政知政知自殺義遐奔駿河

禎曰吁嗟天下之無君也久矣亂臣賊子繼踵而不能誅之以正典刑可謂有君哉孔子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君而不得為君之道，雖有之猶亡也。蓋足利氏以悖逆取天下，不知明倫理而施教化，是特姦賊之雄。何君道之有子孫衰替，遂致天下之大亂也。固宜。

明應三年秋九月，三浦義同弑其父時高。初時高無子，養上杉高枚子義同為嗣。後生一子，欲遂廢之。義同潛逃總寧寺，家臣多從之。小田原城主大森實賴亦助義同，義同起兵，數與時高戰。至是襲時高於新井城，時高自殺。

青山延于曰：三浦時高初受持氏之命，守鎌倉。及上杉持房來討，不翅不能死之，至倒戈以攻義同。久其不忠不義，天下之所不容也。卒之父子構難，身死國亡，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明應九年，參河安祥城主松平親忠卒。親忠性寬仁，愛物，剪除鄰敵，漸開基業。嘗謂其臣曰：我勞心國事，公平是務。然國多冗費，是我所憂也。其臣曰：臣等微賤，猶且多費，況於國乎？君好施與，民蒙其澤，費於何有？親忠曰：非此之謂也。夫有一國者，養一國之人民。



厚祿重賞以勸有功非所謂費也吾之所憂賢才沈伏而不能舉佞邪顯達而不能退徒費厚祿以養素餐無用之士此之謂冗費若夫祿賢賞忠何費之有聞者歎服

禎曰國家之政百揆之務非一人之力所能辦理故古之聖賢莫不以得賢為務矣是以上有明主則下必有賢佐風雲相會以成至治之功也親忠舉賢退邪之言可謂知為君之要矣豈可與戰國權譎之流同日而語哉宜至其子孫賢哲智勇非

常之士雲興龍騰以展股肱之力竟啓太平無窮之鴻基豈徒然哉其家法之有素可以知矣

永正四年夏六月細川澄之弒其父政元初政元深信愛宕神居常齋戒不近婦人好行幻術以故年四十無子家臣患之勸政元養關白政基子澄之為嗣與之丹波既而又養同族元勝子澄元為子時政元益信竒衰喜怒無常其臣藥師寺長忠與香西元長謀將廢澄元而立澄之時澄之亦怨政元乃潛與元長等謀逆至是政元齋居乃使人就浴室弒之澄元



國史纂言 卷之八  
奔近江。秋七月。澄之至自丹波。義澄命為政元。後八月。細川政賢等攻殺澄之。及元長長忠。

禎曰。政元不脩人道。而信鬼神。好行竒。衰其取死。宜矣。義澄為天下之主將。不能討亂臣賊子。反命之襲其職。亦何失道之甚也。自此而後。將府益衰。其身且不能保。而海內分裂。豪傑割據。天下益以大亂。悲哉。

天文五年甲斐。守護武田信虎出兵。信濃攻海口城。城堅不可拔。會天大雪。信虎解圍而去。其子晴信請

殿強而後許之。兵裁三百。後大軍數里止。舍親警其兵曰。勿釋甲。勿卸鞍。食於馬。而後食。五更即發。唯吾所嚮。是視兵皆竊嗤之。曰。風雪如此。何警為。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口。冒雪馳。昧爽抵城。城中以為信虎解去。散遣士卒守兵甚少。晴信分兵為三。自以一隊入城。二隊揚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衆寡。不戰而潰。乃斬城主平賀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皆服其智勇。信虎不懌曰。宜守城報捷。舍城而歸。怯也。禎曰。晴信逐其父。又殺嫡子。攻其姊子。而奪之國。



又殺人之父而妻其女悖逆無道真是禽獸而已。然機智膽略善用兵戰克攻取大拓疆土敵國畏其威後世言兵者皆祖其法所謂太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者也若使其在有道之世則安能免明王之誅哉以其生乎亂世也得能用其所長以播名後世亦可謂幸矣。

天文七年春三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先是信虎愛次子信繁將廢晴信使人言之曰汝宜往駿河講習技藝其意欲逐之立信繁於是信虎如駿河。

使信繁守國幽晴信於甘利氏之家晴信密與板垣信形飯富兵部謀將自立使人致意駿河守護今川義元義元以謂信虎悍而難制不如擁立晴信彼必服屬於我矣乃許諾至是晴信遂據甲府拒信虎而不納信虎留於駿府。

青山延于曰應永以後真可謂亂世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鬪尋干戈者有之而天子不能誅將府不能討是亂臣賊子所以繼踵而起也武田晴信之距信虎甚於衛輒其滅



絕倫理罪亦大矣。假令義元諭晴信以大義，諫信虎待之如初，庶可以全父子之恩也。義元計不出此，反助其逆，徒知黨之為利，而不知其國為之所并，甚哉權謀詐術之為害也。

禎曰：豺狼之噬人，蜂虻之螫人，人皆拒之而不敢近，所以避其害也。晴信將逐其父，何有於他人哉？此毒螫之大者也。而義元黨之，何其不知人之甚矣。宜乎國終為其所奪也。

武田晴信耽宴樂，喜詩賦，不視國政，群臣莫敢諫。板垣信形稱病不出，潛招詩僧學為詩，性敏捷，不數月能之。一日出陪筵，請賦詩，晴信不信，強請而可，乃求題賦詩辭，理可觀。晴信大驚，授以新題，立成。晴信大悅。於是信形諫曰：詩賦固可喜，然廢事妨務，夫為君者要在於治國，撫士往者先君以亡道，遂致廢黜。今君驕恣，抑亦甚焉。今而弗悛，必蹈覆轍。臣直言犯顏，甘就顯戮，晴信納之。

藤井臧曰：易云：君子以同而異，蓋同者合其體也。異者其心異也。信形之於晴信，先同其嗜好，以得



相親而後格其非不亦同而能異乎苟不能然而徒直言強諫則何能入之如其易哉後之欲攻其君之蔽固者可以師法焉

禎曰晴信之逐其父而自立也板垣信形實與其謀夫惡莫大於逐其父而信形不能於此時諫之反黨其逆焉而今諫其喜詩賦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不知義理輕重如此雖有忠諫之言亦不足尚焉巳天文二十年秋八月陶隆房弒其主大内義隆初義

隆領山陽鎮西兵權國富兵彊位踰父祖意稍驕恣好和歌茶讌不恤國事紀綱日紊隆房數諫弗聽相良武任以佞媚得寵與隆房爭權不相能數譖隆房義隆信之竟疎隆房隆房怨之還其邑稱疾不出密爲叛計義隆不以爲意會賓客日夜宴樂甲申隆房率兵徑襲山口義隆治所義隆狼狽出走赴長門大寧寺隆房追圍之義隆父子皆自殺大内氏亡

是歲關東管領上杉憲政奔越後其臣目方新助九里采女捕憲政子龍若降北條氏康氏康殺之初憲



國史纂言 卷之八  
政恃其豐富極奢侈荒酒色管野大膳上原兵庫以  
諂佞見寵恃勢專權恣為威福以是將士離心竟以  
至亡國

禎曰大抵人主藉先世之豐富縱嗜欲而極侈靡  
於是乎邪佞之臣乘其機投其好阿諛迎合以固  
其寵因恃寵而擅權離間群臣結怨於眾以釀禍  
亂者自古而然也故古今人主之喪國家大抵由  
寵幸之臣者多矣如大内氏上杉氏皆是也故人  
君之道以絕嗜欲為大澹泊無為示之以寡欲邪

佞由何而入耶

弘治元年秋九月毛利元就擊陶晴賢隆房更於嚴  
島而破之晴賢伏誅初晴賢弒大内義隆迎大友義  
鑑子義長立之為嗣自專威權元就欲討晴賢之罪  
以其威焰方熾未遽發用次子隆景之計遣使京師  
上書請討晴賢之詔天皇許之元就築砦嚴島將以  
誘致晴賢謂人曰晴賢若拔嚴島砦我軍必無利矣  
晴賢聞而大喜乃將兵二萬餘至嚴島元就自率精  
兵三千餘人進陣海濱壬戌晦夜大風雨元就命上



船士卒震怖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使舟子回舟以示必死乃以吉川元春為先鋒直襲不備晴賢兵大潰赴水溺死者無算晴賢走至海濱無舟不得濟為追兵所逼遂自殺

賴襄曰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歐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而元

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鄰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為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元就

後滅尼子氏領山陰山陽十三州之地

永祿二年夏四月齋藤義龍弒其父利政美濃稻葉城主初利政以義龍為庸劣愛少子欲立為嗣義龍怨之殺



其二弟遂襲殺利政

禎曰義龍之弑父其大逆固不待言矣而利政本京西鄙人以善歌謠東游美濃因仕土岐賴藝將長井某既而弑長井直仕賴藝又逐賴藝而盡奪其地其姦譎凶暴如此也而終為其子所弑矣夫利政以篡逆而興其臣子亦倣之勢之所必至亦何深咎焉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豈不信然乎永祿三年夏五月今川義元帥兵四萬侵尾張攻鷺津丸根二城織田信長將兵二千往救之馳至中島

義元既拔二城至桶峽休士卒張燕義元曰尾人當殲於此役也信長欲進擊之諸將以兵寡皆諫之信長曰義元戰勝而兵老且侮我不復設備吾出其不意克之必矣梁田出羽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先衆馳下會雷雨昏黑衆皆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遂斬義元逐北斬首二千餘級進拔數城兵聲大振信長既歸清洲論功行賞授梁田以沓懸邑賞過獲義元



者

中井積善曰。桶峽之事。尾之幸而駿之不幸也。我豈論以成敗哉。然駿之所以敗。亦有自取耳。蓋視其小尾也。可以知其驕矣。視其虐參<sub>崎岡</sub>也。可以知其吝矣。既驕且吝。周公之才尚不足觀焉。廼義元氏之不足與有為者。決也。抑駿之封殖。奕世雄視。關以東。當大有為之世。擁大有為之資。而一敗塗地。身膏鋒鏑。亦終於不振。可勝歎哉。青山延于曰。世之論功。大抵以焦髮灼爛者為上。

賞至曲突先見之言。黜而不錄。往往皆然。信長之行賞。先善謀而後首功。可謂善賞矣。宜其興也勃焉。

松永久秀之弒大將軍源義輝也。義輝有二弟。一曰周嵩。為鹿苑寺主。一曰覺慶。為一乘院主。久秀誘殺周嵩。細川藤孝奉覺慶奔近江。蓄髮更名義昭。依六角義賢。求入京。屬國有難。不果。於是如若狹。又如越前。流寓三年。聞織田信長威名。欲往託焉。使卜人筮之。遇臨之節。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公必歸京師矣。義



昭意乃決使人諭信長信長大喜迎館之立正寺供億甚備乃遣使招諭義賢使者三反義賢竟不奉命信長討義賢連戰破之義賢棄觀音寺城遁去諸城皆降江州悉平遂奉義昭入京師號令嚴明秋毫不犯居民安堵進攻攝津伊丹親興率兵來屬時三好康長守高屋篠原長房守越水皆棄城逃池田勝政出質乞降自餘城塞皆望風歛附三好義次松永久秀乞降義昭惡其弒逆欲誅之信長曰平治天下當務撫綏且彼族彊大不如含弘以收其用矣義昭乃

止諸寇悉平信長班師義昭拜征夷大將軍叙信長從五位下任彈正忠義昭欲令信長為管領朝旨擬以副將軍皆辭不受乃令揀取畿內地又固辭但置吏於界府大津管之辭就國

中井積善曰義昭氏之入義在復讎信長氏之出名在討賊宜直取三好松永加以顯戮暴白其罪以對天下夫然後足以酌其志京畿風靡巢窟既覆二氏實几上之肉何難之有今乃甘受降容逋不復以為意夫復讎討賊之實安在哉是知義昭



藉以徼富貴而已矣。信長託以啓雄圖而已矣。志滿欲足，委墮至此。君子以此卜二君之不終。然觀信長恭謙之美，法政之修，猶可以有為也。唯義昭碌碌。

青山延于曰：久秀之弒逆，罪不容於死，宜肆諸市朝，以正典刑也。奈何慮其彊盛而宥其大罪，何以服天下而戒將來哉？遂使亂賊之徒，不知所懼，卒致禍起蕭牆，變生肘腋，厥亦有所自也。

永祿十一年十二月，武田晴信侵駿河，今川氏真親

將拒之。次清見寺，諸將皆叛，應晴信。氏真退保駿府。晴信使人焚之。氏真奔懸川。初，氏真嗣職，無復讎之志，溺於聲色，殫極奢侈。嬖人三浦義鎮稱右衛門用事，擅威福。由是賞罰顛倒，將士離心。中外憤怨，以至於亡。義元嘗作書誡氏真曰：若既長，未棄幼志，鬪雞走狗，文武兩廢。今而弗悛，其喪邦覆宗必矣。氏真不以為意。至此果驗。

安積覺曰：自古儉邪，小人誤人，邦家必以奢靡逸樂盡其君。然後已得行其所欲也。三浦義鎮以龍



陽之選。逞柔曼之態。藉君寵以握政柄。讒諂壅蔽。無所不至。其志不過窮奢極欲。而培克漁奪。駿遠二州之民。股削日甚。今川氏真晏然。以為得良佐。彼所好。我亦好之。彼所為。我亦為之。忘父讎而不能報。將佐內叛。而不能禁。舅氏來侵。而不能禦。及至流離狼狽。遁於懸川城。則義鎮以有私嫌。不從保花澤城。為自全之計。割袖之恩。果安在哉。投畀豺虎。豺虎不食。百姓報怨。褫衣僇辱。而舅氏不啻無渭陽之情。為封豕長蛇。以肆其吞噬。城郭灰燼。

社稷丘墟。賴神祖包荒之量。氏真僅得免死。而為寓公矣。儉邪之覆邦家。吁可畏哉。中井積善曰。駿之事。豈足道也哉。當其枕干仰膽之初。業已溺心乎酒色。尸位九年。復讎之舉。寥然亡聞。隨以亂風。繼以巫風。其亡之忽。諸宜矣。今川氏先世。已有庭訓。語意樸實。今尚行乎盲俗。又加以義元規戒之切。寔有先見之明。而氏真懵然可歎。爾古稱知子莫若父。猶信禎曰。人君疎斥君子而昵比小人。未嘗有不喪其



身而亡其國者也。而世或謂小人蠱惑其君以亡其國，是豈獨小人之罪也哉？蓋國之將亡，天奪之衷，君心先喪，於是乎小人從而蠱惑之而已矣。苟使君心光明正大，則雖有百邪由何而入哉？君先喪心而後國隨亡，豈唯小人之罪乎哉？

又曰：信玄不能保其姊之子，攻而奪其國，亦何殘暴也！然既逐其父，又殺其子，何有於其姊之子哉？豺狼之心，亦何足深怪矣。

十二年春二月，信長修二條第，因其舊址，拓其東北。

穿隍塹，甃以鉅石，課畿內及諸國助役。役夫不足，令士卒執畚鍤，夏四月，第成。大將軍義昭徙治焉。時京師屢歷兵革，皇宮大壞，信長命修治之，令村井道家董役。

禎曰：足利氏之季，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兵爭不已。朝廷幕府如存如亡，誰復知有天子將軍之尊哉？信長佐義昭以興將府，營皇居以尊朝廷，使天下復知有天子將軍，其功不亦偉乎？信長始興其規模，豈出乎當時群雄之上。



義昭既徙二條。謂信長曰。方今兵革未弭。宜留驍將一人衛護我矣。時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以宿將見任用。議者謂二條衛護必以二將為之。既而信長命木下秀吉衆皆驚愕。群臣嫉秀吉寵遇。屢譖之。信長待之愈厚。常曰。用人之道。當擇能否。何論新故乎。信長知人善任。衆以此服之。

青山延于曰。方天步艱難。群雄雲擾之時。非唯主擇臣。臣亦擇主。故所事得其主。則言聽計從。功成名著。所事不得其主。則竭忠見疑。抱材見黜。此忠

臣義士之所以憤歎也。信長之任用其臣。有才必舉。有功必錄。英傑之士咸得展其智能。秀吉起於寒微。十數年間。列為諸侯。可謂善擇其主矣。由是觀之。雖有忠義智勇之士。非遇英特之主。安能施其材略哉。



國史纂論卷之八終



